

抗战时期遂宁空防记略·····	周宇漱	(3)
记遂宁解放前夕的一片断·····	黄德寿	(7)
李家钰在遂宁·····	雷守滋	(9)
封建军阀强夺女生为妾·····	曾小可	(12)
周均时烈士小传·····	李中华	(14)
中国民主同盟遂宁地下组织活动述略·····	冉永辉 蒋竹坡	(18)
蔡梦慰烈士简介·····	李伯达	(22)
一场勾心斗角的竞选·····	黄德寿	(24)
黄种怀在遂宁创办军士学校始末·····	赵洪轩	(27)

周恩来同志生前号召人民政协开展文史工作，把戊戌以来近百年历史资料，记载下来，“传之后世”，了解过去，以鉴来者，对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政协章程对此也作了规定。

遵循上述精神，不少老人满怀爱国激情，秉笔直书，为这一惠及后世的工作竭尽老骥之劳。现将征集资料选编成辑，以后还要陆续整理面世。我们力求准确、翔实，然而讹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校正。

我县地处川中，曾为军阀争夺要塞。遂宁人民饱受反动势力压榨剥削，奋起反抗，谋求解放的斗争，层出不穷，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有丰富史料尚待记录，整理，发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风土人情等内容均可，文体形式不拘一格。同一史料，允许诸说并存，参互研讨。切盼各界人士踊跃赐稿。

抗战时期遂宁空防记略·····	周宇漱 (3)
记遂宁解放前夕的一片断·····	黄德寿 (7)
李家钰在遂宁·····	雷守滋 (9)
封建军阀强夺女生为妾·····	曾小可 (12)
周均时烈士小传·····	李中华 (14)
中国民主同盟遂宁地下组织活动述略·····	冉永辉 蒋竹坡 (18)
蔡梦慰烈士简介·····	李伯达 (22)
一场勾心斗角的竞选·····	黄德寿 (24)
黄种怀在遂宁创办军士学校始末·····	赵洪轩 (27)

抗战时期遂宁空防记略

周宇漱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属于大后方，然而在现代化战争里，实无所谓前后方之分。敌人凭藉其空军优势，横冲直撞，对于许多不设防城市亦往往滥肆轰炸，屠杀人民，欠下一辈又一辈的血债。遂宁只不过川中的一个县，又非名城要塞，虽有一个小小的机场，却也不是什么空军基地，不能作为军事目标。尽管这样，也遭到敌人千百次侵袭，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和财产。

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后，国民党政府即决计迁川，而以重庆为陪都。1938年，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政府即匆匆搬到重庆来。蒋介石口头上抗战，暗里却向日寇求和，因此，敌人于占据武汉后，并不急于进攻四川，而只是不断轰炸重庆，欲迫使蒋介石投降。遂宁距重庆近，又是成渝航空路线的中点，故敌机轰炸重庆时，往往也来遂宁骚扰，投弹及扫射。于是遂宁的空防，就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

抗战开始后，遂宁就设立了防空监视哨，与各地哨所电话联络，构成防空情报网。监视哨位于船山山后的老城隍庙，于山顶悬一大铁钟，以钟声的缓急长短为信号，用来代替警报器。情报台以曾在省里受过防空情报训练的陶齐贤、蔡蕴玉二人任之。以附城五十里以内为疏散区，后来又在疏散区内适当地点建临时防空棚（俗称避难所）多处，茅盖土墙，仅是蔽风雨及烈日而已。初时也号召人民就山脚、

旁修防空洞。既而知其不顶用，不仅经不起轰炸，且时有坍塌的危险。重庆大隧道案发生后，大家也就不再搞这个了。市民听到警报（敌机入川时发预备警报，到重庆或南充时发空袭警报，市民必须于此出疏散。若到敌机入境发紧急警报时，就断绝交通了。），就往郊区亲戚朋友地方暂避，不然就在防空棚里歇歇脚。

遂宁原有机场在杨泗^唐朝（军阀时代所建），地势低而不平。涪江水涨时还被淹。抗战初，才新建机场于南坝（即现在的机场）作为成渝之间的加油站及临时着陆之用。担任保卫机场的飞机既少而且陈旧，敌机来袭时，勉强迎敌，往往一触即败逃，或被击毁，后来索性听到警报就飞往他处，人民对此十分不满，认为“飞机避难”。至于高射机枪也不顶事，没有见它击中过敌机。1939—1940年间，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以一小队驻遂宁机场，其双引擎战斗机比日机先进，一次，敌机半夜来袭，苏机（译名“黑寡妇”）起而奋击，几个回合就把敌机打得大败，一架中弹焚毁，其余受伤逃去，一段时间敌人不敢轻易来犯。而蒋介石则于此时发动反共反苏高潮，苏联不得已，仍撤回其志愿空军，而遂宁机场又失去抵抗力，任凭敌机横行无忌了。

这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日本法西斯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越想压迫蒋介石投降，对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甚至一两天不能解除警报。遂宁被炸的次数也不少，伤亡虽不算大，情况却越来越紧急。原来的救护队，仅由街道和商店登记志愿青年充任，组织松懈，且未经过训练，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由遂红十字分会主办救护训练班，分两期，每期三个月，学员一百人，于商店店员中选之，以有初中（或小学）毕业程度者为合格。分会主席李含光、博济医院院长杜顺福任班长，红十字分会当时尚无自己的医院，聘医师赖纹辉（原博济医院护士长，后在北街自设诊所）为教务主任，设防

急救知识、救护学（急救、包扎等），外科手术、基本药物学等课程。聘中西医生讲授（主要是赖文辉负责）；又设公民课，主要讲抗战形势，对学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聘学校教师任之。以上人员俱为义务职。又就红会附属的“掩埋所”（成员多系挑水夫）扩大为担架队。至于采购药品、制造担架及其它设备费用，皆由红会经费内开支，不是则由县商会募集捐款以资贴补。从此遂宁才有了粗具规模的防空救护组织。而李含辉、赖文辉两君悉心任事，不辞劳苦，尤为群众称道。

1940年端午节（五月初五）的一个上午，敌机二十余架侵入遂宁。那天正值场期，南强乡农民事先不知有警，照例进城赶集。当行至机场附近时，敌机已经临空，仓猝间躲避不及，争向机场周围蹲下潜伏。机场既无飞机迎敌，又无保卫措施，敌人乃得大肆其残杀手段。轰炸之余，继以机枪反复扫射，一时血肉横飞，死伤枕籍，敌机对我手无寸铁的人民大逞其野兽般的“威风”以后，才带着它可耻的“战绩”呼啸而去。救护队闻讯赶到，迅速将伤员抢救入城。医院及红十字会都住满了，走廊上也铺设临时的床位。死者尸体完全抬入杨酒店停放，派人守护，以待家属认领安葬。人民到医院、红会等地探望、慰问。目睹同胞脑破肢残、血肉狼籍，痛苦呻吟之状，无不气愤填胸，痛恨敌人的残暴，同仇敌愾之心愈加高涨，医护人员也工作得更加努力。统计这次共死亡三十多人，伤一百四、五十人，为抗战以来遂宁受害最大的一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愈益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轰炸不断升级。有时一天出动飞机一、二百架，遂宁也常被侵扰。一九四一年七月敌机于轰炸机场后，又向城内投弹十余枚，大北街下段至十字路口，商店及居民住宅被炸为废墟，大火延烧到小西街东段，损失以百万计。店主因此破产者十数家，有百年历史的全泰堂即是其中之一。幸幸市民皆已疏散出城，故无一人伤亡，但警报解除回城时，许多人已

无家可归，只有投靠亲戚，或在废墟上收拾余烬，搭棚暂住，慢慢地重整家业。这一罪恶记录，在遂宁人民心上也是不能被时间磨灭掉的。至于从抗战以来，机场附近民家其被敌人盲目投弹，造成人畜伤亡，房屋焚毁的个别事件，那就记不胜记了。

这时候，美国深恐蒋介石投降日本，对他不利，在支援盟国的名义下派空军进驻中国，蒋介石也看到世界大战的形势逐步对法西斯阵营不利，不敢贸然倒向日本，转而与美国深相勾结。于是遂宁机场也有美军进驻，而机场的跑道短，质量差，重型飞机起降不便，乃改修跑道，驻B29式飞机一小队，与成渝两地相策应，故抗战后期，机场的防卫力量稍强。

又一次（一九四三年X月），日寇以其最新式的〇式飞机来犯，美机迎头截击，经过激烈的空战，敌机被击落数架，坠毁于数十里的郊区。其余狼狈逃去，而美机亦有一架受伤，于机场十余里外坠落，敌人经此重创之后，始不敢轻视遂宁，空袭的次数减少，而抗战也接近尾声了。

.....

八年过去了，遂宁人民对于当时的城市防空工作，有这样一个总的感受：

抗战一开始，国民党政府就认为遂宁不是战略要地，无足轻重，在积极防空方面考虑得很少，连机场也几乎是不设防；可是敌人却不这样看，必欲扫除其前进中的障碍，加强其对重庆的威胁；这样，遂宁的频遭空袭，一次又一次地付出重大牺牲，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遂宁人民激于爱国爱乡的热情，奋起自救，出钱出力，救死扶伤，在消极防空方面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数十年后回忆起来，还使人生气奋发，自信中国人是不可侮的。至于两次空战胜利，皆得力于盟国的援助，国际友人的盛情固然可感，而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觉得有几分惭愧。

记遂宁解放前夕的一片断

黄德寿

一九四九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遂宁县半边街维园周维干家里，我县地下党员王绪武、王子度、刘安治、周必传等在客厅里商讨迎接解放军到来，决定由周维干出来组织地方上知名人士成立遂宁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在遂宁地区国民党政府败退后，维护解放军尚未到来的一段时间的地方治安秩序，支援解放军解放遂宁，保护国家、人民财产不遭到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周维干告诉我他们开会情况，因我和他是知交每天在一块玩，什么话都说，他说：“昨天晚上地下党王绪武、王子度等在我家开会情况，要我出来组织临时治安委员会”。我听了以后心情无比激动，因为迎接解放是极光荣的事我表示拥护，马上通知有关人士。如：三民社总社长卢瑞廷、北固镇镇长冉少卿、商会会长张寿卿、赖鱼洋及城区镇、东平镇在商会开会。大家一致拥护成立治安委员会，推选周维干为主任委员，机关设在县商会。地下党派刘安治出面联络、指挥工作，该会成立以后，各方面拥护党、拥护解放的人，自觉地前来要求分配工作，为迎接解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十二月上旬，重庆解放的喜讯传来，人心非常振奋，重庆市伪党、政、军机关仓惶逃去，路经遂宁大小车辆络绎不绝达几天几夜。重庆市卫戍司令部也搬至遂宁，驻遂宁专员公署司令杨森。周维干接地下党的通知，敌司令杨森下令在撤走前炸毁北门外省银行仓库子弹库的消息传出人心惶惶，纷纷逃走下乡，特别是北门附近居民更为恐惧，周维干召集，城区、东平、北固三镇及治安委员会成员以社会团体负责人到县商会开会，共谋保护弹药库的对策决定以下措施：

1. 连夜组织人疏散弹药，由陶心一通知各乡派人领子弹，各干

保甲组织人员抢运出库。

2、由北固镇公所警卫队严密守护配合地下党协力守护。

3、四门派人煮稀饭、烧茶水供应清军，使清军到道有饭吃，有水喝以减少抢劫事件的发生，这一任务由社会团体负责人卢瑞廷等负责办理。所需粮食由城区征够处供应。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弹药库安全保存。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十二月十日解放军前哨已到磨溪，地下党派刘安治等前去联络，国民党军队、政府、机关闻风仓皇逃走，由于事先组织人力守护敌人撤走派来执行炸弹药库的人员得了好处慌忙逃走，北门弹药库未被敌人炸坏，人民生命财产未遭敌军洗劫，只是解放路有几家遭到抢劫。

十二月十二日解放军二野部队到达遂宁，治安委员会率领地方人士到车站迎接，接着解放大军、二野、四野部分部队陆续到达，治安委员会供应粮食、柴草，及安排驻地接着成立遂宁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李林枝任主任委员、秘书王一经常与我联系，布置工作，我都按时完成交给我的任务。军管会成立以后，地方秩序逐渐恢复，原治安委员会已不适应于当时的形势发展，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改组为“遂宁县解放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原专署内。周维干任主任委员，张寿卿、赖鱼洋、卢瑞廷任副主任委员，下设秘书组、甘君藻、刘伯常任秘书，财政组由原财政科张国靖负责财务收支工作，粮食组组长吕佐舟负责粮食调运供应军需等工作，交通组组长陶心一主管乡村电话，组长黄德寿负责联络，接洽处理有关事件。十二月下旬人民政府工作干部南下到达三台，因当时交通尚未恢复，沿途还有土匪活动，来电要遂宁军管会派车前往三台接，上级派我到车站调客车三辆到三台迎接，同行的有地下党员张玉昭，另外还有刘国影、尹绪生，到了三台和公安处长李德善李德善给我们找驻地，后由张玉昭领我和三台解委会主任任龙节三会面，第二天平安回到遂宁。

五〇年一月遂宁县人民政府成立，解放委员会宣告结束。

李家钰在遂宁

雷守谦

李家钰号其相，四川蒲江县人，年青时进四川省成都军官学校习武（地址成都铁云南街，即邓锡侯公馆）因学校停办辍学。

1914年李家钰经蒲江县的黄显之介绍到邓锡侯营部当见习，后当排、连长，当时各部队扩大队伍，自由占领地区，经过一段时期，东拉西奔，五凑六合，1921年当上了旅长，占领了广安、岳池、武胜、合川等县，摆脱了邓锡侯的指挥，在合川自称为第八师师长，委罗泽洲为第一旅旅长，张遂良为第二旅旅长，刘汉雄为独立旅旅长，还有一排名师长李注东（李家钰的弟弟）带兵一团随李家钰驻成都，张遂良由岳池移驻遂宁。

1914年熊克武督军，所部旅长吕超，突然叛变，把熊赶走，吕超当督军。熊不甘失败，求援于赖兴辉打倒成都，又把吕赶走，熊再当督军，晋升赖兴辉团长为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几年后，邓锡侯联合田頌宽、刘文辉，又把熊克武赶走，三军分占成都，成立了三军联合办事处。李家钰乘机顶替赖的招牌，自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总部设在遂宁北晨街三元宫内。

当时边防军军事实力，有护卫连一连，人员一百名，步枪一百支，连长李克定（守卫司令部和李家钰公馆等），第一旅旅长罗泽洲，人员一千名，枪支九百支，后来叛变，由李青廷当旅长，第二旅旅长片家孝，人员一千二百名，枪支一千支，机枪营营长李大宾，人员四百名，机枪二挺，步枪三百五十支，独立旅旅长刘汉雄人员二千名，枪支一千五百支，兵团团长业济时，人员五百名，枪支三百支，为了扩大势力，虚张声势，李家钰以边防军总司令名义，升张遂良为第三师师长，但只有一个旅，旅长何瞻如，人员一千二百名，枪支八百支，

总人数共六千四百名，枪支四千九百五十支。

辖区范围，有遂宁、安岳、潼南、蓬溪、乐至、资阳、简州等七县，各县派有部队驻防：

李家钰旅驻安岳，

寇博洲团驻潼南，

李注东驻资阳，

李青廷驻简州。

张遂良驻遂宁。

1931年李家钰占据了七县后，在遂宁大南街禹王宫开办了兵工修械所，有修理各种枪炮，如大口径迫击炮，捷克式机枪，快中快机枪，各式快慢手枪，路易式机枪和救火水龙等，另外在九皇宫造子弹，手榴弹，在王爷庙造硫酸，还买了一艘汽油船，通往泸州、重庆运输他的物资，这些工作母机，是来自成都清朝时代造铜，银元厂的大型机械器和刘文辉万能机械厂的一部份，技术人员是特聘湖北汉阳兵工厂技师湖南人徐宝山，这个修械所有工人约一千余人。

辖区内（七县）各级大小官员，一律由李家钰统一任免和指挥。

至于辖区整个财政、税收、统缴^财务处，（七县收入与支出）财务处设在遂宁小西街（现卫干校内）处长安元章。

当时财政来源，系征收田赋税（有预借）一年完五年的粮。（十二年里老百姓就完了几十年的赋税）除此以外，还有税捐等。

同时还设立了“鑫记钱庄”，（相当于银行）李家钰驻遂宁期间，在南坝新建了高级中学一所，因系七县出资，故名七高中，首任校长甘庆伯，另外又开办了聋哑学校，修建电影院和戏园等文化事业。

接着派何瞻如旅开辟了遂宁至潼南公路，寇团官兵修遂宁至乐至公路还拆了城墙，修建环城马路及遂州公园。

李家钰在军阀割据时期，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剥削压榨，

但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也搞了不少建设，兴办了一些公益事业，客观上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日寇侵略时，最早出川抗日，为国牺牲，诚为爱国抗日将领之一。

封建军阀强夺女生为妾

曾小可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川军二师师长王钻绪，将原驻遂宁的川军七师师长陈国栋赶走后，即由四川清乡督办邓锡侯（后为二十八军），所属部队一师师长李家钰（后为边防军总司令）来遂驻防。次年（民国十五年），农历三月，在西门外“博济医院”（绵地二医院）后面大操场，举办所谓“观摩会”。会前，由县教育局长陈历材通知中等学校男女生（男女不同校）参加大会活动。味其意义而言，是在“重视教育，鼓励学生上进”。李军所属团以上军官，多数向观摩会赠送锦旗，团长何瞻如曾亲笔题词“行成于思，业精于勤，所不谓狂狷之士者”。在李军中誉为“儒将之风”，从建民国以来，首创遂宁大开女生参加社会活动之先例。

在观摩会中，李军亲率所属官佐蒞临会场，其中有独立团团长叶绍克，又名叶济时，看中了县女中（校址：原节孝祠，现遂宁县委会）“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汪桂馥，急欲提之为妾，造媒撮合，汪女闻讯，悲痛欲绝，誓死不从。曾秘密逃婚于城内“御书楼”，以求暂避凶焰，而保玉全，汪女父母初度，当然不愿意同军阀联姻，更不愿作军阀之妾（因汪家系诗书门第，乃叔是前清“拔贡”）叶团以必得“美人共枕”为快，采取威逼利诱卑鄙手段，进行夺婚，重金收买媒人，前往汪家向其父母说以利害，许以重聘，因而被一番花言巧语软化了。汪女在军阀压迫和礼教束缚双重关系下，几乎逼得自杀，演成人间悲剧，~~经~~经父母苦劝，终于在军阀淫威，父母之命的压力下屈服了。嗟乎！汪女诚属万恶社会的牺牲者，然而其内心则有“千古之恨”矣。

不久，这个消息传遍了遂宁全城。街谈巷论，妇孺咸知，但李军

充耳不闻。（因叶是李得力人物）有正义感的民众同情汪家不幸之遭遇，而且引起了教育界人士的共鸣。以麦孟雄老师为代表的教师，曾准备发动各校罢课，表示反抗这种恶势力，叶团略有所闻欲借故捕捉麦老师。在“卵石相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无谓损失，麦老师潜往成都避难。

周均时烈士小传

李小华

周均时烈士（1892——1949），又名周烈明，一八九二年二月生于四川省遂宁县南坝文家堡。父亲周慧山是个经营干菜、煤油生意的小商。周慧山共有四个儿子，周均时排行第一。周均时自幼天性聪敏，好学不厌。七岁上小学，每期成绩优秀，很受父母喜爱。父亲常常教育其余三个儿子要向哥哥学习。

一九一〇年，周均时随父经商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今交通大学），继后又转入南洋大学船政科学习，成绩颇优。在上海周均时目睹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奴役下所过的悲惨生活，看见了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他感到屈辱、愤慨，立志要为改变中华的贫穷状况而奋斗。

辛亥革命后，周均时感到自己所学寥寥，不足以富强国家，他返回四川成都参加了成稽勳局留学生考试，考取第一名。一九一三年夏天，他离川北上，经西北利亚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深造。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读书期间，一些外国留学生瞧不起中国人，常常藐视中国留学生，甚至用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中国留学生，周均时忍受不了奇耻大辱，他除了更加发奋读书外，常常和几个外国留学生据理力争，毫不妥协，没有丝毫怯懦。周均时常说：“吾理足而不争，岂不弃人权！若理不足，妄欲求胜，祇自辱耳”。周均时坚信黄帝的子孙是勤劳智慧的，中国是能够强盛的。就这样，他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发奋学习，使每学期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全班第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了气。一些曾和他争执的外国留学生自惭形秽，哑口无言。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周均时在德国法西斯的战事进行中再也无法专心读书了。他离开柏林工业大学来到了波兰，在

一个僻静的乡间勤勉自修。他给自己订了个课程表，每天必读弹道学、力学、公算学、计算学等各二小时，每天学习时间长达十二小时。他坚持不懈、始终不辍，学业有很大进步。每当学习之余，他常常独自到田野散步，思念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

一九二〇年秋天，年青有为的周均时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回到了祖国。冬天，他应聘到四川省武器修械所作技师。几个月后，他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想到满腔抱负不能施展，整日闷闷不乐。他看见军阀割据、国家日益衰落，心中更是不安。由于川省武器修械所是军阀举办的，周均时不愿再为军阀卖命，毅然离开了川省军械所，决心到社会上去干一番拯救中国的大事业。

一九二二年，周均时由一个公司出钱到德国购买机器，延聘人才。一九二四年回国兴办中欧公司，举办造纸、锯木、玻璃、毛织等四个大厂，想以此富强国家。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他的宏图大业终因重重阻挠而宣告失败。周均时苦恼、烦闷，他在黑暗中徘徊思索。在苦苦的探索中，他想到振兴中华靠他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千千万万个象他一样的有志青年才行。他决定将富强国家之抱负与丰富之学术转诸青年学子。

一九二七年，周均时开始从事祖国的教育事业。他将自己伟大的抱负寄托于下一代。他把自己渊博的学识传授给了广大的青年。他先后在北京、上海各大学作教授。一九三二年，他担任了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后又任中国工业试验所所长。一九四〇年，他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创办了“巴蜀中学”于涪溪。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周均时还著书立说。他著有《高等物理学》和《弹道学》等书，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均时目击国民党反动派真内战，假抗日的罪恶行径，愤然主张革命，揭露反动派的阴谋。他曾针对蒋

介石消极抗战的政策说：“彼非真能抗战者，特借抗战以遂其领袖欲。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以造成个人势力。推其用心，国家可亡、民族可灭，而其权力则不可失。训练百万大军，蓄无量特工为其爪牙。民将无噍类矣！”周均时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运动。常常冒着危险在群众中讲演，深受爱国师生的拥戴。

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周均时对反动派恨之入骨，常常当众怒斥蒋介石，揭露蒋匪帮的罪行。由于他有学问、很正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一九四七年，周均时在重庆被选为文化教育界的“国大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周均时在台上慷慨陈词，直抒了他爱国爱民之心。不久，他加入了“民革”，成了“民革”重庆负责人之一。他参加了以杨杰为首的策动的国民党地方部队起义。

一九四九年，即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疯狂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他们也没有放过进步人士周均时先生。由于重庆“民革”负责人黎又霖的叛变，出卖了“民革”的全部情况。八月二十四日，周均时在重庆被捕入狱，囚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在狱中，周均时亲眼看见敌人对革命者的残酷迫害。他义愤填膺，强烈抗议反动派的暴行。每天，他除了读书念佛外，常和同室难友周居正下棋，研究一些科学理论。他曾对周居正说：“你是一个青年，前途是无限量的。时代的巨轮是前进不已的，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你们的脑筋、你们的思想，绝对一点不能顽固，才能接受新知识。”周均时在狱中还对中国文学的改革进行了探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周均时始终对祖国的强盛充满着希望。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敌人将周均时先生押解到重庆磁器口。尽管敌人马上就要枪毙周均时，可他从容不迫、文雅大方。